

夢想如何成真？

真人圖書館書簡

圖書館館長／王健文



一、餘波盪漾

2013年,《成大》校刊243期夢想成大專欄有著這麼篇文章,〈如果成大也有真人圖書館?〉作者廖于萱介紹了上個世紀末,從北歐開始、在圖書館實踐的一種社會行動:真人圖書館。

1993年,一些丹麥青年,因為一次種族衝突事件,成立停止暴力組織(Stop the Violence),反省種族衝突議題。他們相信:只有真誠的溝通才能使人放下偏見,減少社會上的暴力。這是“Human Library”(真人圖書館)概念的緣起。2000年7月他們首次設立真人圖書館,邀請了75位真人圖書,包括同性戀者、女權主義者、伊斯蘭信徒、身障人士、流浪漢等等,與音樂會參與者對談。提出了「請別以貌取書」“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等口號,鼓勵讀者能直接面對自己的偏見,打破互相的標籤,看見背後的真人故事。

于萱在文章中寫著:「真人圖書館把人當成書,只借人,不借書。館藏以背負著偏見的身份作分類,從移民、難民、警察到穆斯林,讓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有機會認識彼此,檢視偏見從何而來,又存在於何處。」

「『借人』,其實主要想閱讀的就是『差異』,是一個從不瞭解到瞭解的過程。真人圖書館的五位創始者提到其創辦理念:『我們活在一個需要對話的時代,隨著理解帶來的是寬容。暴力與攻

擊源於人們彼此的不了解,真人圖書館讓原本不可能見面的人進行對話,並打破一般人對某些特定人士的刻板印象或偏見。』」

一月底,蘇校長邀請我來到圖書館服務,第一次邀約見面,校長問我對圖書館有怎樣的想像?當時對圖書館專業一無所知的我,提出第一件想做的事即是真人圖書館。二月履新,三月,我請圖書館學術小組幫我做真人圖書館的初步研究,蒐集國內外圖書館、學術機構與社會團體的實踐案例。四月,我邀請數位學校教師與同學,與相關館員舉辦真人圖書館諮詢會議,在會議前幾天,我向校刊主編,也是我的諮詢對象歷史系陳恒安老師請教243期的作者廖于萱何人?

意外地,恒安告訴我,于萱是歷史系畢業生,發表該文時,正於校刊短期協助編務,我在校刊編輯會議時見過,也可能在課堂上教過于萱?

第一次諮詢會議前幾天(4/16),我寫信給于萱,信中如是說:

不記得你是否上過我的課?

一年前在成大校刊看到你的夢想成大,機緣巧合今天二月我到圖書館服務,真人圖書館是我想做的幾件事之一。

恒安老師告訴我你在校刊幫忙過,他也告訴你能你現在在台大音樂研究所進修。下週一4/20的

1110-1300我在圖書館邀請幾位朋友諮詢真人圖書館的規劃，包括恒安與鑑慧老師，很想請你一起來，只是怕你人在台北，不便南下？

如果你也能來，就太好了。你的文章給我很多想像，若有你參與討論，相信會激發更多的可能。……夢想若能成真，也許能鼓勵更多人勇於作夢。

第二天，收到于萱的回信：

收到來信其實有點受寵若驚，但是很高興。

總覺得我沿著別人留下的麵包屑一路邊撿邊吃，卻沒想到自己也邊吃邊掉。

很想出席週一的討論，可惜當天下午臺北這邊另有教授的聲音研究計劃需要執行，時間上恐怕來不及。

不過確定5月1日會去台南參加同學(也是成大歷史)的婚禮，或可多待一些時間。我也樂意以任何形式參與這件事。

記得歷史97那屆，大一時的史方是您教的？

雖然不太記得詳細內容了，但是一張空白的大地圖憑空攤開的感覺還很清晰。

二、我們是鏡

學術小組很認真地追溯了真人圖書館的緣起、理念及發展，蒐集國內外真人圖書館的實

踐案例，整理了近年的相關研究。但是真人圖書館需要更多的跨領域思考的相互激盪，以及社會工作的實務經驗，對在自己領域很專業的圖書館同仁來說，仍有力有未逮之處。

所以，在初步研究之後，我邀請了幾位不同專業領域的老師，以及對這議題較為敏銳的幾位學生，在四、五、六月間，分別進行了三次諮詢會議。

五月十一日第二次諮詢會議後，我們確定了第一波成大真人圖書館的焦點議題是外籍移工與外籍配偶的生命故事分享。在這議題上貢獻卓著的行動者，也是非常出色的寫作者顧玉玲，是我首先想到的校外諮詢者。我和顧玉玲素昧平生，先請與她熟識的恒安打個招呼，我寫了這封邀請協助的信：

因緣際會三個月前我接受校長邀請來到圖書館，希望成大圖書館也能推動真人圖書館。台灣一些公益團體、社會系所、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已經開始辦理真人圖書館，大體上前二者的內涵與最初在北歐發展的原型較接近，後二者則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北歐最初推出真人圖書館，是為了進行社會整合，讓各種差異可以直接面對面，雖然未必能消除彼此之間的偏見，但通過這樣場域的創造，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

上消除彼此的隔閡。但在東方社會真人圖書館，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台灣，常常變成是一種勵志故事或特殊才藝指導。

……

拜讀了《我們》、《回家》二書，非常喜愛、也非常佩服。我想像書中人物，如果在沒有負擔的狀況下，願意與成大學生坐下來陳述自己所見所感，對我們的學生來說會是特別的生命經驗。

我始終認為，在我們這個後巴別塔時代(這時代有數千年了吧？我覺得此時此地更是嘈雜而難以溝通的眾聲喧嘩)，傾聽與述說、同時是相互的傾聽與述說，是最迫切需要、也最欠缺的德性。真人圖書館基本上就是在創造這樣的場域，讓差異共存共榮、相互敬重。(2015/5/12)

隔兩天，收到顧玉玲的回信：

好啊好啊好啊，我覺得這個實踐與實驗很有趣，也很願意介紹適合的移民工，一起做點事。

再來需要什麼，再直接讓我知道。(2015/5/14)

連續三個「好啊」，看到她的熱情，也讓我感到振奮，五月十八日，我再回覆：

這是一件館員及協助規劃的老師、學生都陌生的事，當然對我也是。我們誠意十足，但是在執行

面如何周全？除了參考先行者的經驗外，仍然戰兢兢、如履薄冰。

不管是外籍移工或是外籍配偶，我們如何能夠讓這件事做來是有意義的？如何讓願意成為我們真人館藏的朋友，能夠在受到尊重的氛圍下，也覺得他們的現身說法不只是浮淺的異類展示，而是在豎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高牆壁壘中鑿出窗口，讓人們能在善意的窗口中相互對望，在鏡中看到他人，也因而能重新看見自己。

如果可能，我也希望將這個主議題擴大為一切離鄉/歸鄉(或是離家/回家)的生命故事，比方說灣生、外省第一代、離開原鄉在都市邊緣生活的原住民……等等。(2015/5/18)

我建立了一個關於外籍移工與外籍配偶的email群組，往返數通線上討論後，五月二十六日，我在群組的信上說：

上週到台東開會三天，是個有趣的旅行，台東大學知本校區很美，新圖書館也很有味道。我在來回的火車上，讀完了四方報輯成的《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離：我們的買賣，他們的一生》。一種人群的命運，竟然歸趨於逃、離二字，我們、他們的人為分界，其實正說明了逃、離二字的不得不然。

還是要回到玉玲的《我們》，也像是恒安在去年學運期間，在臉書上回應學生困惑時所說的：虛弱的時候，我們需要相互呵護，相互支持，所以我們必須是『我們』。意見不同，理所當然。但是，意見相左並不妨礙『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那背後共同的堅信。在那人與人的關係隨著政治的風暴捲起無數的斷裂與破碎的時刻，讀到這段文字，在冷冽的寒風中難得領受到溫暖。

我們的真人圖書館能不能破除 我們、他們的人為分界？讓我們與他們在鏡中對望，察覺到他們是我們、我們也是他們，我們從他們看見自己，他們也從我們感到溫暖，重新尋回那人之作為人最根本的基石。(2015/5/26)

二十八日，顧玉玲回信，先介紹了台南在地對外籍移民工熱情關懷的林安妮來協助我們(後來我又經由安妮認識了家齊女中的曾定璿老師，安妮與曾老師都給我很大的助益，這是後話，將來有別的機會，另文再敘)，接著，玉玲如是說：

推荐移民工人還不難，很多人都帶著故事也很願意對友善的本地人訴說，但和學生互動前後，恐怕都需要更多的討論，陌生、差異下的接觸與對話，都還需要再一次梳理

才不致內傷或誤解，

學生要學習，「真人」也要有相對應的學習啊，借閱不如說是相互對話，不可能是單方面輸出知識的。

關於學生的學習，那是學校要再多想的，

關於「真人」的進場，校園外的我們可以再多做一點。

於是我的想像會是，

我可以和安妮共同工作，

但她更直接就近擔起推荐移民工，並與其後續討論的責任，

同時，我對學生也期待獲得回饋。

以下是我乍聽恒安提及真人圖書館的回信：

『借書的人，要付出什麼呢？寫下心得作為回饋？一封短信？

錄音檔回家再聽一次？聽自己如何與真人互動？

借書前的想像，借書後的感想？

.....

這都是我乍聽此案時的想像。

希望作為真人借閱的移民工也有收穫

(希望這互動對他們也是學習，而不只是「被學習」)』

先這樣。(2015/5/28)

恒安很快回應：

玉玲的建議讓真人圖書館更具社會行動的色彩。

我同意，對進入這個平台的雙方，應該更平等一點。

能對話絕對是最理想狀態。

針對真人，因為人數少，

或許能有凝聚共識的機會，

人數眾多的學生，很難。

不過，借書前後也不是都無法多做些什麼。

之前多次會議也提出不少可能的活動方式，

譬如主題書展、知識地圖提供、小型聚會(類似網聚)等等都可以。

有些成果，一定是可以提供或回饋給真人圖書。

當然，執行方式與細節有時得看這些真人圖書的性質，

這就得看初步的結果是什麼，才能再往前走了。

(2015/5/28)

三、遇見差異

在諮詢會議中，幾位成員也提醒了一些根本問題。醫學系的王秀雲老師談到，當特殊的個人生命故事與普遍的社會結構問題之間存在著認知上的落差，我們如何幫助讀者能夠接上？

透過與真人的對談，我們會得到真實、有血有肉的理解，但這又涉及到我們對「結構」的理解到什麼程度？所以真人圖書館是否可能搭配其他活動？例

如規劃一系列的邊緣族群議題活動，有真人圖書的借閱，結合結構性的討論活動等，或許可降低部分結構性的問題。(2015/4/20)

法律系李佳玟老師則回應：

假設以移工這個主題來說，或許可以提供移工產生的背景，當你對背景瞭解，知道他們流動的原因之後，再看個別的移工時，就不會把他當成是失敗者、是落後國家的人，而能在此結構之下看到他的生命故事。(2015/4/20)

諮詢會議之外，我們也進行了很多的Email群組討論，在第二次諮詢會議後，歷史系李璽慧老師在一封信中如此提議：

或許在相關活動的規劃上，如主題書展、主題影展或知識地圖的提供上，我們可以將主題設定得更廣些，如以 離散、他者 或 國際政經秩序之檢討 等做為組織概念。這樣一方面可以帶入其他相連結的問題與雷同生命經驗，另一方面或許也可以讓大家理解到理解台灣移工問題的更廣泛意義(2015/5/31)

一個開放性的知識地圖，必然會呈現百花齊放的多重樣貌，那麼，作為主辦者的圖書館，在如此雜沓交錯的小徑縱橫中，可以把自己擺放在什麼位置？

把程序倒過來看，如果我們在真人圖書館提出一項各種觀點分歧的議題，自己卻旗幟鮮明地站在某一個特定立場上，那麼，我們如何維持一個開放而多元的溝通場域？鑒慧質疑：

我在思考一個問題，真人圖書館主要宗旨是消除偏見，但當我們把某個議題認定為「偏見」時，已經假設有一個「正見」存在，我們其實也是站在某一方的立場。所以是要消除偏見？還是要呈現多元的觀點呢？例如死刑的議題，我們只要聽受刑人的觀點，還是也可以聽聽支持死刑的觀點？又例如核電議題，除了反核觀點，是不是也要聽聽擁核的觀點？這是一個為難處所在。(2015/4/20)

執著某種「正見」，其實正好是另一種「偏見」，恒安回應，以多元呈現來宣示開放的態度：

在推出真人館藏時，可搭配列出該議題的「知識地圖」，讓讀者瞭解真人館藏只是這個知識地圖中的一個位置，若有興趣可再去閱讀其他不同觀點的實體圖書，這或許是一種方法，消除剛剛提到的真人館藏只呈現了某一種觀點之疑慮。(2015/4/20)

關於在真人圖書館中需要開放性的多元觀點，鑒慧在一封信中再次談到：

畢竟圖書館確實不是一個社運單位，而是隸屬於大學，仍需維持其中立性與獨立精神；做為一個教育機構，它的任務應該也不是要宣導各類「正確」理念

--無論是反核、廢死或特定國家認同，而是提供一個讓各類思想得以傳播、交流、辯證與發展的空間……。真人圖書的用意，應該也是要超越傳統書籍之局限，帶來閱覽者與「檢閱資料」間更多的互動，以發揮前述效用，僅此而已（或這正是他的重大意義）。(2015/6/7)

針對鑒慧區隔大學與社運的不同定位，政治系學生林易瑩卻有不同看法：

或許因為我個人是一名就讀『政治』系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一直以來思考著社會行動與社會運動的分野，社運似乎常常被標籤化，我想社會運動的推行絕對也可以是樣貌萬千的，今天我們讓任一本真人館藏被成大圖書館收藏，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目的是希望成大人可以看見這本『書』的理念與經驗，而我認為沒有一本『書/人』是不帶有特定的政治色彩的……我完全同意鑒慧老師信中所說的圖書館是個辯證、交流、傳播與發展各類思想的空間，我的想像可能和老師們不同的是，我認為這些思想（辯證、交流、傳播的素材）無論是哪個立場，都是政治的，而政治就是要進入校園，是的，政治就是要進入校園，而可貴之處是我們讓不同的政治色彩在校園內討論、辯證、傳播，我相信這樣的大學校園才是與社會接軌而得以對人類社會做出更多貢獻的。(2015/6/7)。

鑒慧回應易瑩，說明 不是希望將活動去政治化或甚至是將人/書去政治化，而是提醒：

做為活動籌辦者，可能需要盡量排除預設的立場、既定的答案，讓所有觀點（也包括各種政治立場）皆有可能在我們所設計出的討論空間中呈現，自由進行交流。(2015/6/8)

最後，我在一封回應這個討論的信中如是說：

我想鑑慧一直在意的，不是我們對某事持著怎樣的主張，而是我們如何以更適當的姿態面對不同主張，以及我們如何建立一種差異多元可以得到對等尊重的議論環境吧！

我想，開放的公共論壇是很艱難的，重點完全不在我們各自抱持著怎樣的主張，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他人相異甚至對立的主張，同時更重要的是，如何促成各種差異能夠有效地對話，進而認識對方，也因而能更認識自己。公共論壇的建構者，不可能沒有自己既有的觀點，卻又要在知識論辯的程序中將自我暫時放在現象學的 括號 中，虛空自己，才能夠容得各種多元差異對等進入論壇之中。(2015/6/8)

真人圖書館提供一個場域，讓真人圖書和借閱的讀者相遇。

遇見差異，是真人圖書館的形式呈現；尊重差異，是真人圖書館的內在要求；理解差異，是真人圖書館的目的；差異之間彼此寬容，則是真人圖書館的期待。

在規劃真人圖書館的過程中，也是一次又一次差異的相遇，我們牢牢記得相遇時的彼此善意相望那一剎那的心情，然後珍惜那相遇的時刻。

我們只是提供一面鏡子，讓每一個人在安靜觀看的時刻，從鏡中的他者看見自己。

